



▲「深度求索」(DeepSeek)當選內地年度詞彙。

每到年終，年度詞語的評選總能成為一面觀察時代的鏡子。在官方舉辦的「漢語盤點二〇二五」中，「深度求索」(DeepSeek)當選內地年度詞彙；牛津大學出版社公布的年度詞彙是「Rage bait」(引戰、憤怒誘餌)；而《經濟學人》則將「Slop」(由AI大量生成的低品質內容)評為年度詞語。三個詞看似分屬不同語境，卻共同指向同一個核心——人們正在重新審視網絡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深度求索」首先呈現的是一種積極姿態。這個詞不僅關乎某一技術或產品，更代表了一種面對資訊洪流時的理性選擇。在碎片化、快節奏的網絡環境中，人們開始意識到「知道得多」不等於「理解得深」。於是，主動探索、更高品質的搜尋、更接近真相的答案，成為一種被推崇的能力。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牛津選出的「Rage bait」。這一詞語揭示了網絡另一面：情緒被刻意放大，憤怒被設計成流量引擎。透過挑釁性標題、極端觀點與對立敘事，一些內容專門刺激用戶情緒，誘導站隊與爭吵。它反映出人們對這種現象的警惕——當情緒成為廉價有效的傳播工具時，公共討論正在被侵蝕，理性被噪音掩蓋。

而《經濟學人》評選的「Slop」，則直指AI時代的內容困境。生成技術的普及，讓文字、圖片與視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湧現，但數量的爆炸並未帶來品質的同步提升。大量重複、空洞、缺乏價值的內容充斥網絡，讓使用者在資訊海洋中更加疲憊。體現出人們對「內容過剩、意義稀缺」的集體焦慮。

三個年度詞語構成了一條清晰的情緒曲線：既有對技術與知識進步的期待，也有對網絡操縱與內容退化的反思。



大雪的日子

今冬第一場大雪十一月底就光顧小鎮了。這場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降雪量超過一英尺。

天公不做美，出不了門，運動、工作、家務都在室內進行，我難得休養生息了一天。這場大雪降臨的時機不算糟糕。正好是感恩節放假期間，我既不用上班，也沒出門旅遊，天氣不佳正好在家納福。其實剛開始下時積雪不多，要出門也行。但一想還在放假，我沒必要自討苦吃。再說，我校一般不會因為下雪取消上課，節後還要冒雪出門上班，於是就打了退堂鼓。

在家休息挺好。看點閒書，喝口熱茶，有興趣時去窗口張望一下外面的雪勢。小鎮本就安靜，一下雪更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往日在樹梢跳躍的松鼠和小鳥都不見了蹤影。屋前路上也靜悄悄的，沒有車輛經過。有時能瞥見草坪上雪地裏叉出的一根枯枝，是前兩天颳大風時落下的。下午見到鄰居一家老小牽着小狗出門蹣跚，不顧頂風冒雪的艱難，不知是為滿足孩子的要求還是愛寵的需求。孩子時而跑到路邊搓起一團雪，小狗的四腳幾乎被積雪覆蓋，我在屋裏，宛如觀賞無聲電影。

秋季開學前就參加各種培訓，忙碌不堪。開學後除了正常教學，又是系裏評估，又是同事評估，還要為論文修改、外出報告趕工，一個學期下來的確累了。這次「被迫」休息，焉知不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特降大雪呢。秋收冬藏的意義可能也正在於此。傳統農業社會中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苦一年的農民也就是貓冬時節能稍微喘口氣，前提還是家有餘糧，溫飽無虞。比起他們，我已經不知幸運多少倍了。



北京已經下過這個冬天的第一場雪。這幾年，雪帶給人的驚喜沒有以前那麼多了。天氣軟件提前數天就預報了雪的到來，比唐代長安術士袁守誠何時布雲、何時發雷、何時下雨、何時雨停以及雨量多少的預測還要詳細。而雪景也成了某種構圖套式，故宮角樓、紅牆黃瓦、飛簷脊獸、紅柿枯荷，「拍什麼」「怎麼拍」，都有教程。圖說呢，「一下雪，就成了北平」「翻開了童話書」，都是現成的，好像小時候寫作文，「白雪」必「皚皚」。下雪，成了上天按部就班

的工作，看雪，成了凡間行禮如儀的程式。從第一場雪開始，關於雪的一切，都打起了明牌。

縱然如此，靜坐窗前，看着雪花亂舞空中，還是讓我遐想。雪和雨都是水做的，但它倆脾性很不一樣。雨和什麼天氣都搭得來。狂風天，雨憑風勢，如傾盆，似撒豆，盡顯磅礴之態。風力微小，雨也不介意，如絲如縷，借力打力，扯過幾塊空氣來，織成密密的網。乾脆沒有風了，雨便自顧自默默地下，作出一副任地球引力擺布的躺平樣。有意思的是，大晴天

也不妨凝雨的到來，抬頭分明艷陽高照，身邊卻是雨花飄飄，「太陽雨」是也。雨的性子又很隨意，有時跑得太急，找一小塊地方，呼呼啦啦下完拉倒，全然不顧就在幾十米寬的馬路對面，竟一星半點沒沾到。

雪就不同，儀仗大得很。降臨之日，天必是陰沉的，甚至提前幾天開始醞釀情緒，彷彿做事深思熟慮的老人，在出決定前，臉須先沉下來，眉頭越擰越緊，養足氣氛。一旦正式開始下，再不許出現「下雨隔田埂」的輕率之舉，也不會下一會兒就反悔似

地匆匆收工，落雪無悔，直工直令，雨露均沾，「太陽雪」這般荒唐事從未見過。

你看，一樣是水之循環，自然界有雨，也有雪。同樣是生活輪轉，需雨之隨性，亦要雪之穩實。



逢周一、三、五見報

第一場雪

你的口袋裏裝着什麼

口袋，是一個極其私人、卻又暴露人的內在的地方。在艾加·凱磊(Etgar Keret)的極短篇小說《我們口袋裏都裝着些什麼東西？》裏，展示了一個以「口袋作為人生姿態」的說法。故事表面輕巧，甚至有點玩笑意味：打火機、止咳糖、郵票、牙籤、硬幣、香煙……一連串微不足道的小物，被列舉得近乎囉嗦。但正是這種囉嗦，慢慢逼近了一個誠實得令人心軟的答案：這些東西的真正用途，並不是「派上用場」，而是「避免道歉」。

敘事者很清楚自己不是英雄。他

沒有拯救世界的能力，也不期待命運的劇烈轉彎。他唯一的願望，是在某個毫不起眼，甚至不會被寫進故事的時刻，能夠說一句「是的，我有（這物件）」，而不是「對不起，我沒有」。這不是主動討好別人，而是盡量不要讓自己顯得無能為力。

這種動機，極其微小，卻又真實。我們習慣在故事裏尋找宏大的內在驅動力：復仇、野心、理想。但凱磊寫的，卻是一種幾乎不好意思說出口的渴望，那就是「不要把事情搞砸」。不是因為事情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為一旦搞砸了，那種尷尬、歉

疚與自責，會在心裏停留很久。故事想告訴我們：幸福不是「獲得了什麼」，而是「沒有錯過什麼」。

於是，口袋竟然成為了一種防禦機制。它裝着的不是物件，而是一連串「如果」：如果有人咳嗽，我可以遞出止咳糖；如果販賣機前少了硬幣，我可以補上；如果有人需要一點微不足道的幫助，我不必轉過頭去。這些「如果」拼湊起來，構成了一個人的尊嚴：我能為了做點什麼。凱磊的幽默，在於他從不把這種人生姿態寫成美德。敘事者坦白承認，這個機會渺茫得可笑，甚至幾乎不會發生。

他不是不知道這一點，但即使如此，他仍然選擇讓口袋鼓起來。這是一種對自身脆弱的溫柔回應。

所以，口袋裏裝着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仍然願意為那個渺茫的「我能為了做點什麼」作準備。



逢周一、五見報

《大生意人》

集版只保留二弟古老二，直接刪去古雨婷的角色及情節。

小說能夠吸引萬千讀者，除了因為古人的商戰猶如現代的市場爭鬥，原著好些情節都極為戲劇性，甚至有點匪夷所思，例如古平原在萬茶大會上得到慈禧太后的賞識而賜「天下第一茶」美譽，令古平原可以勝出茶葉之戰。另外，古平原與李萬堂之間原來存着隱秘關係，這些情節都在劇集版予以保留。總結而言，劇集版不單將古平原定為「大生意人」，經歷各種驚險情景之後，古平原更似是「大

冒險家」。

劇集以線性敘事作為改編方式，沒有原著小說般時空跳躍，難以刺激觀眾如讀者般作出聯想。不過，劇集版亦有明確主旨，正如角色兩江總督瑞麟所說：「做人不可太過貪心！」



逢周一、二、三見報

彌賽亞四十年



管弦樂隊擔任伴奏，著名上海男低音溫可錚參與演出。时任聖樂團主席回憶說：「合唱成員受內地聽眾的無比熱情而感動流淚，個別到後台說那是給他們最佳的聖誕禮物。」

這次演出也有其特別之處，值得一記。首先出場是十二位少年弦樂手演奏巴洛克時期菲奧柯的《G大調快板》，據悉他們都是擔任伴奏的香港弦樂團成員的弟子，頗有承傳意味。

此外合唱部分，除了逾百人的香港聖樂團，在管風琴下端坐約五十名男女合唱。據陳永華介紹，他們是公眾愛樂人士，經過與樂團排練，參與四段合唱曲，整體聲量更為雄渾。

四位獨唱也帶出傳承的課題。女高音阮妙芬及她的三位前碩士聲樂學生擔綱演出。阮教授與香港聖樂團合作多年，這次很可能是她退休前最後一次以香港演藝學院聲樂系主任身份演出。無怪乎演後送上鮮花、合照者眾。



逢周一見報

濃湯煨海參

得好友邀請，吃粵菜拼魯菜，分別由兩地的大廚主理。其中一味是「葱燒海參」，用新鮮海參，連內臟炆煮，配章丘大葱，連濃汁醬，底墊米飯，海參軟滑，添葱同吃滋味，下飯一流。海參滋陰補腎，簡單浸發洗淨，雞湯炆煮，已收食療之效。

進一步烹煮海參，可見清代《清稗類鈔》，湯羹以外，可作「拌海參絲」，內文提到：「夏日食海參，須切成絲，以雞絲、芥末冷拌之。」夏日暑熱，或胃口不佳，整條海參黏膩，切成絲與雞絲混和，再拌芥末吃之，清爽開胃。現代冷藏用具發達，食材溫度低冷，更收清暑之效。

不嗜冷食者，可參《清稗類鈔》所記「炒海參絲」一條，煮法談到：「炒海參絲者，以雞、筍、薑絲炒煨之也。」海參絲用雞、筍、菇煨炒入味，現代的海參絲可

以雞湯先煨。筍、菇先稍煮，添酒去青澀，再入海參絲快炒，翻炒的時間更短，也不怕食材過軟過硬。

如時間足夠，可參同書的「煨海參」做法，詳說如下：「海參須檢小而刺者，先去沙泥，用肉湯煨三次，然後以雞、肉兩片紅煨之，使極爛。輔佐物則用香蕈、木耳，以其色黑相似也。」選用刺參，去泥沙洗淨，用肉湯先煨，再添雞湯炆收汁，吃時配香菇、木耳，與海參同為黑色。五行之中，黑色屬水，對應腎臟，故《清稗類鈔》有菜式食材同歸黑色之說。從中醫角度，只有海參歸入腎經，具針對性的補腎功效。

進一步烹煮海參，可見清代《清稗類鈔》，湯羹以外，可作「拌海參絲」，內文提到：「夏日食海參，須切成絲，以雞絲、芥末冷拌之。」夏日暑熱，或胃口不佳，整條海參黏膩，切成絲與雞絲混和，再拌芥末吃之，清爽開胃。現代冷藏用具發達，食材溫度低冷，更收清暑之效。

不嗜冷食者，可參《清稗類鈔》所記「炒海參絲」一條，煮法談到：「炒海參絲者，以雞、筍、薑絲炒煨之也。」海參絲用雞、筍、菇煨炒入味，現代的海參絲可

正臉與側顏

閱讀時，看到一頁西方哲學家的側臉肖像。腦海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為什麼西方的正式畫像與浮雕大多都是側面的，中國的帝王御容，卻總是正襟危坐目光如炬，極少以側影展現？

想來，那位將自己的側臉刻在錢幣上的古羅馬皇帝，所求應是將自己的形象與權威和永恆綴定。他指示工匠用明暗的光影雕刻輪廓。他的目光平行於載體，不與手持錢幣的凡夫俗子發生視線交流。這種刻意的「不看」，營造出一種冷峻的疏離感——你低頭看着他，而他昂首看着遠方。東方的邏輯則截然不同。中國畫師講究「圓滿」，忌諱面部因光影而出現「陰陽臉」。更重要的是，東方的「標準照」往往是为了掛在太廟宗祠受人頂禮膜拜。只有正面方能顯得光明磊落，具備受香火供奉的莊嚴神

性。畫像懸掛高處，列祖列宗的目光直視畫外，在氤氳的香火繞之中，是俯視眾生的萬象威儀，彷彿在警示後世子孫孫：「你在人間做，我在天上管。」

轉念一想，若以為中國畫人物只有正面，未免失之偏頗。一旦脫離了廟堂之高的肖像束縛，將焦點拉闊至世俗百態，中國畫便靈動了起來。《女史箴圖》、《韓熙載夜宴圖》乃至喧囂的《清明上河圖》，線條是活潑自由的，畫中人物或回首或側耳、或高臥或俯仰，是姿態萬千的。正臉與側顏的區別，似乎在於廟堂之高或是江湖之遠。



逢周一、三見報



逢周一、三見報